



葡語作家叢書

8

文學系列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一個天使的墮落

翻譯：王鎖瑛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e, e a sua chada por
...e, por nome Louren
...e Adantes, e hum
...co, e hã Clerigo.
...e e amã donos
...e o Day.
...e feito
...e entrão
...e m nob
...e molher



I 552.94
12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評介：若望·比戈特·蘇朗

一個天使的墮落

翻譯：王鎖瑛

澳門文化遺產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Título: A Queda Dum Anjo

書名：一個天使的墮落

Autor: Camilo Castelo Branco

作者：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8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八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Wang Suo Ying

中文翻譯：王鎖瑛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João Bigotte Chorão

評介：若望·比戈特·蘇朗

Direcção Gráfic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5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57-0

葡語作家叢書

一個天使的墮落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著

王鎖瑛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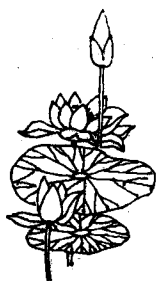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張 2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6.60 元

ISBN 7-80611-259-6/I · 250

評介： 作家及作品



作為一名卓而不群、超凡入聖的作家，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1825—1890）的情況不能套用某一公式來解釋，或框在某項理論範圍之內。在他呱呱墜地之時，所呼吸的空氣——反叛、激情和捨身——都是浪漫主義所特有的。卡米洛成為浪漫派，這取決於他處的年代、性格和生活——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擁有不同凡響的作品。十九世界中葉的波爾圖城，不僅僅是葡萄牙的北國都城，更是全國的文學之都。在那兒，卡米洛與葡萄牙浪漫主義先驅阿爾梅達·加雷特和亞歷山大·埃爾庫拉諾之後的一代浪漫派共同相處。在那兒，他閱讀了夏多勃里昂、繆塞、拉馬丁、雨果、拜倫的作品，這些作家在歐洲傳播世紀之惡：一種極端化的個人主義，並讓感情凌駕於理性

之上。在那兒，他以放縱的生活和傲慢的作品使資產階級的商業城市震驚，一次又一次的狂戀、報刊論戰、決鬥、格鬥，一次自殺未遂的事件，年輕的卡米洛一樣也沒少做，完全符合浪漫派不遵常規、不守分寸的形象。如果說有兩個詞可以為浪漫主義下定義，這兩個詞就是“沒有節制”。

他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因為他本身是個浪漫的人。他留給我們的這一形象原本是很清晰的，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有些因素使它顯得模糊，值得我們考慮。這是因為卡米洛，在開始其喧鬧的城市青年時代之前，擁有一個鄉村童年，並接受了傳統教育。一個神甫向他講授了關於基督教和人文學科的基本知識；在後來那漫長而放蕩不羈的一生中，他始終沒有忘記這些啓蒙課程。他的文筆反映了他的古典文化休養。與此同時，他的作品顯示出他對於聖經作品的稔熟以及一種十分強烈、但并非總是符合正統觀念的宗教感情。他也體驗了一個古老的矛盾，古老得猶如人類本身。根據這一矛盾，我們看到了善，並且肯定了善，但我們却在行惡，這主要是出於我們本性的軟弱，而不是出於邪惡的用心。當時正是浪漫派的“厄星”在他的夜空中閃爍。

既屬於都市又屬於山野的卡米洛；既是浪漫派又是古典派的卡米洛；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懷疑論者（倘若并非不可知論者）的卡米洛；既是平民又是貴族的卡米洛；既熱戀又厭戀的卡米洛；既富有同情心又咄咄逼人的卡米洛；文筆既感人又刺人的卡米洛；既寫報刊連載又寫文學傑作的卡米洛；既因襲傳統又目光敏銳的卡米洛；散文風格既辛辣又奔放的卡米洛——正是從這種種矛盾面的組合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從這些互相補充面的組合中，產生了卡米洛這個人和這個作家的魅力。

作為一個雙面的人、一個複雜的作家，我們怎麼能將卡米洛套在某一格式之內，或框在某一理論範圍之內呢？

雄辯的感情和滔滔的言語——正是感情的力量彌補了修辭的不足——造就了這位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同時，他也表現出是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因為他對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物作了簡直是照相式的精確描寫，特別是大自然中的山脉、河流，以及鄉村裏的婦女和男子，在他筆下栩栩如生。有一些地方被我們稱為卡米洛之地，因為我們是從他的書中才瞭解到那些地方的。當我們置身那裏，回想着一頁又一頁的描寫文章時，不禁對這位天生並不擅長描寫的作家的描寫才華感到驚異。在一部小說那扣人心弦的200多頁裏，他熱切地敘述着一段戀與死的故事。

在卡米洛那大量而不凡的作品中有不少佳作，它們也是葡萄牙文學寶庫中的最優秀的作品。首推《被毀滅的愛情》(1862)，堪稱我們文學史上最出色、最動人的悲劇之一。繼無人超越的《路易斯·德·索薩修士》(1843)之後，這部悲劇小說把古典作家歸於韻文的優勢賦於散文：超然地表現那似乎是超人、極為人性化的凡人之情。瑪麗亞娜是葡萄牙文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婦女形象，堪與世界文學中的偉大悲劇人物相比：她如此腴腴和高尚，使我們甚至忘却了她是一個魯莽衝動的粗漢的女兒。而黛萊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說她白璧微瑕，那並不是因為她人品欠高，而是因為加在人物身上的典型的卡米洛式書信造成的。作為一部情節洗練、平鋪直叙的悲劇小說，《被毀滅的愛情》沒有在細枝末節上糾纏，更沒有離題跑轍；而通常這些現象會迫使卡米洛“回到正題”，“言歸正傳”，重接話題。《被毀滅的愛情》抓住要點，從籠罩不祥氣氛

的開端徑直衝向高潮和不幸的結局，一氣呵成。

《米約省故事》(1875—1877)是浪漫主義悲劇《被毀滅的愛情》和現實主義小說《普接金斯的西巴女》之間的過渡作品。在這些故事中，雖說愛情仍然命定不幸，但不再那麼崇高神聖，人物也不再那麼冰清玉潔。卡米洛從呼吸着浪漫的理想主義的高山之巔往下走，踏上這塊缺乏詩意的土地。這裏的人們，即使是天使，也已經墮落於人間，已經不可避免地墮地了。現實主義，或者用另外的話來說，是凡人凡事佔有了卡米洛，哈哈大笑把過時的、老是愁眉苦臉的浪漫主義攆走。體現這種反理想主義以及這種不顧廉耻之笑的最完美的例子當推《歐澤比烏·馬卡里奧》(1897)和《無賴》(1880)。它們是自然主義的漫畫作，並不證明作者已皈依新美學。是一次練筆、一次模仿、一段特寫音樂，是鬥牛士無畏地踏入了對手的陣營。

拋棄了挑釁和戲謔的意圖，靈巧地把現實主義的客觀觀察與浪漫主義的誇張修辭調和起來，《普拉金斯的巴西女》(1882)是卡米洛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這位寫中篇小說的老將終於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在書中，他以一種令人叫絕的大師筆法，把擅長催人淚下的愛與死題材的浪漫派天賦，對於歷史的愛好（已經不是理想化的中世紀歷史，而是當代歷史，活生生的正在進行的歷史）以及進行精確記載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關於瑪爾塔·德·普拉金斯的心理與生理悲劇中（受挫折的愛情和被迫的婚姻逐漸把她引向瘋狂），他加進了關於冒牌國王唐米格爾的一段插曲。這位被自由主義革命趕走的“國王”回來了，在他的追隨者心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這是一段有趣的間奏曲，一方面緩和了瑪爾塔的故事所造成的緊張情緒，另一方面以漫畫手法描繪了葡萄牙的一種塞巴斯蒂昂主義，或曰

救世主降臨說，相信這一切的人總是指望着，會有一個人像舞臺上從天而降的神仙，實現解救人民出苦海的奇跡。卡米洛不僅寫了《普拉金斯的巴西女》這部偉大的小說，而且書中有幾頁堪稱他的精華之頁，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選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優秀的一頁又一頁，時而栩栩如生，時而激動人心，向我們描繪着那齣滑稽劇（或民間鬧劇）、冒牌國王豐盛的飯食以及他如何在藏身的酒窖中被抓獲、人們如何為中邪的瑪爾塔驅鬼、她丈夫如何準備和實施謀殺計劃等等。

在《被毀滅的愛情》之後和《米約省故事》之前，或者說，在浪漫主義悲劇和向現實主義靠近之間，卡米洛發表了《一個天使的墮落》（1866）。在這部作品中，譏諷的意圖沒有蛻變成奚落，如在所謂的“戲謔”小說《歐澤比烏·馬卡里奧》和《無賴》裏那樣。在《一個天使的墮落》中，諷刺戰勝了挖苦。與挖苦“疏遠”的這種“客觀態度”使作者看得更遠，往下走得更深。在這部具有現實意義和普遍意義的、令人回味的諷刺小說中，他所抨擊的是整個階級。卡米洛具有非同一般的直覺，他覺察到後來被意大利社會學家加埃達諾·莫斯卡所稱呼的“政治階級”的存在。這是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社會集團，其動力就是對於權力的野心，一旦抓住這權力，就再也不願鬆手。對於這個階級來說，政治不是人生路途中的某個事件，更不是出於履行公民義務的覺悟而進行的服務性行為，而是一種職涯，一種“職業”，可以讓他們坐享歸於特權者的利益。他們不是自然產生的領袖或社會精英，集中在一起進行立法和統治，而是一些個人結黨營私，毫無顧忌地攀登權力的階梯，並終身佔據權力的寶座。他們總是、並僅僅在野心的驅動下，倒戈換黨，從不捫心自問立場的連貫性或解釋思想演變的過程。這就是《一

個天使的墮落》的題材，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的歷程。他是葡萄牙北部農村的一個貴族老爺、一個富有的財產繼承人。他的名字像他的打扮、像他所閱讀的書籍、以及像他的演說一樣古怪過時。卡米洛承認他沒有想象力，是根據回憶著書的：他的小說的原材料來自他以前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和所讀到的。如果他說的是實話（但是他的話常常出於譏諷的意圖，所以不能根據字面來理解含義），那麼他的很多小說都是根據真人實事寫的，也就是說，他的素材來自真實的人物和事件，易於辨認。在這基礎上他再發揮藝術家的創作自由，用想象的面罩掩蓋赤裸裸的生活，使包括人和物在內的一切得以改觀變樣。這樣，似乎“故事的主人公”是從作者的個人關係網中移植過來的某個人；而“波爾圖的博士”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議員，則可以肯定他擁有埃雷斯·德·高維亞的面貌，儘管是漫畫式的。埃雷斯·德·高維亞是政治家、大學教授、天主教主教，年青時代曾是放蕩不羈的卡米洛的文學伙伴。兩人意見分歧後，卡米洛把他作為猛烈諷刺的對象。在一個生有諷刺家脾氣的論戰者筆下，沒有一個形象能夠幸免：一切寫照都成了漫畫。在卡米洛無數的犧牲品下，我們只記得他們那令人發笑的臉，我們很難擺脫這些臉來重新勾勒真正的面貌。

卡利斯特·埃洛依和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在議會裏唇槍舌戰，猶如同室操戈的兩兄弟，脫胎於同一修辭學，學會怎樣使他們的演說慷慨激昂。在這一類演說裏，華麗的詞藻掩飾了思想的貧困，似乎運用最罕見和最響亮的詞語就是演說家的主要目的。如果說卡利斯托是一個懷舊者，一個完美的頌昔者的榜樣，那麼利博里約則熱情地表現了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進步思想。卡利斯托象徵古老的葡萄牙，代表對傳統和正統葡語

的崇拜，效倣十六世紀薩·德·米蘭達的克己例子，（似乎）是一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人。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則體現了對於新鮮事物的迷信，只是因為事物新而對它們抱有宗教式的信仰，篤信外國模式的優越性，反映了歐洲對外省人的誘惑。“歐洲在哪裏？”問話的是卡利斯托的老婆，一個沒有什麼文化、沒有任何地理常識的女人。“歐洲，”答話的是另一個女人，她也不諳地理，然而精明狡黠，“就是我們現在走動的這個世界”……

這是兩種思維方式——卡利斯托的思維方式和利博里約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衝突，在維護各自的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沙文主義和對外開放、傳統和革新、鄉村和城市的立場時互不退讓。這就是《一個天使的墮落》所具有的超國界和超時間的意義。在某種程序上，這一意義因為作者的漫畫化傾向而有所減弱，因為他刻意突出人物身上最可笑的地方，一個那麼因循守舊，另一個則那麼野心勃勃。

但是，如果說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沒有使卡米洛稍有心軟，似乎卡米洛的目的就是要清算私人賬，那麼，卡利斯托·埃洛依則受到了仁慈的待遇。書中不止有對一個荒唐古怪者的掩飾不住的同情感，而且走得更遠一些：創造者與被創造者合成一體。如同卡利斯托·埃洛依，卡米洛也是一個語言純正癖者、古物愛好者及博學的讀者，愛讀“編年史、教會史、名人傳記、地理書、古代法律、特許法、葡萄牙王家歷史學院論文集、歷代國王紀元表、幣章學、家譜、年刊、古詩等”。當所有的人都譏笑卡利斯托的談吐、打扮和熱情時，卡米洛却設法抬高這位人品並不十分令人討厭的先生和這位捍衛純正語言及良好風俗的勇士。而當卡利斯托從天使降為極其平常的凡人、

受制於誘惑和凡人的情愛時，這種好感就變成了惺惺相惜。更何況卡利斯托以前住在偏遠的外省，埋頭學習，出於利益關係——爲了讓兩大家業合二爲一——才娶了特奧多拉表妹，一個沒有任何女性美、一點也不懂愛情是又酸又甜又煩惱的女人。

卡利斯托娶了一位其貌不揚、愚昧無知、講究實利的老婆。作爲家裏的女總管，她是一個沒有情愛、也不可能愛戀的女人（出於丈夫的一種實用主義理解，“她作爲家庭主婦，應該以家爲重”）。卡利斯托被暴露在誘惑之下，並且似乎被證明有理由受到誘惑。年到四十的人易中“午時魔鬼”的埋伏，卡利斯托在一位美如天仙的寡婦伊菲革涅亞身上發現了“夏娃”，使他嚐到了“禁果”。

超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善”與“惡”兩分法，也超越專業作家的衣食父母——讀者們——一致默認的有關小說教益的觀念，卡米洛走向真實的生活和複雜的人生，爲卡利斯托作了寫照：他對自己 and 對世界均心滿意足，沒有因爲拋棄髮妻和背棄理想而發現出明顯的後悔。在他懷抱理想主義以及憤怒地預言未來的年代裏，實用主義者埃斯特萬斯神甫不是對他說過，世界就像一條河流，繞過重重障礙，毫無牽掛地向前嗎？他和其他許多人都深信“想阻擋時代的洶湧潮流是徒勞的”。

卡利斯托最終信奉起這一宗教或這一明智的人生觀，不再關心個人的墮落或世界的墮落。桑喬戰勝了堂·吉訶德。人們一直說、並且重復地說卡利斯托·埃洛依是塞萬提斯筆下英雄的葡萄牙現代翻版。無節制地閱讀騎士小說使堂·吉訶德失常，脫離現實，神志錯亂，生活在烏托邦王國裏。但卡利斯托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從烏托邦走向現實。此外，即使在狂戀古代和古風的年代，卡利斯托也沒有生活在世外。他熟悉莊稼地裏

的問題，聽取鄰居們的埋怨和要求。那些鄰人強迫他接受市議會主席一職，充當捍衛他們利益的雄辯、博學而正直的衛士。後來，他們又想將他放在更高的位置，去首都為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言：他將成為政權中心之一翼的“人民之聲”，公民抗議之聲的代言人，這些公民只有在繳稅時才沒有被遺忘。

卡利斯托·埃洛依里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然而，當他在提出反對多餘開支和奢侈浪費的措施時却是明智的。這些措施並不錯在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是用詞，是從古舊的古典作家那兒搬來的詞語。倦於鬥爭，遭到甚至同派人的譏笑，又受到愛情的搖撼，卡利斯托這位反對派議員反戈一擊，轉坐政府派的位子。桑喬趕走了堂·吉訶德。卡利斯托自我辯解說，他對動亂深惡痛絕，深信只有行政當局才能保證秩序。他終於趕上了時代，成為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分子。對於那些因他突變而惱火的人，他大談哲理：“思想並非在人腦裏形成；它們在空中飛舞，包含在空氣中供人呼吸，溶化在水中供人飲喝，滲進人的血管，進入細胞分子，對人體進行重鑄、重組和更新。”假如說是里斯本使外省人開化，那麼是歐洲，是法國和意大利的純淨空氣清除了古籍古紙在他雙肺中留下的塵灰。他成了一位外表儒雅、打扮講究的男子。外表的改觀宣告了內心的變化。

卡米洛對於自己筆下人物的好感，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的，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成分。難道他不也是一個墮地的天使嗎？難道他不也在追求非法和違法的愛情嗎？難道他不曾夢想過道德的生活，通過筆下的很多人物讚揚這種生活，並把他們變成模範人物？但是，在卡利斯托·埃洛依的演變史上，有比笑聲更多的東西：有無聲的懷舊感，有掩飾的淚水。這是在懷念卡雷特所說的那些純潔的翅膀，是在懷念永遠失去了的純

潔性。卡米洛在他的許多書首都放上一段概括性的引文，有時，就用這引文開始書寫。但是在《一個天使的墮落》中他沒有這樣做。讓我們來代替作者，爲他挑選該書所缺的一段引文，例如可用這句摘自浪漫主義詩人繆塞的詩句：人，墮地的天神，思念着上天。在他幸福的地面生活中，卡利斯托·埃洛依是否會思念他從中掉下來的九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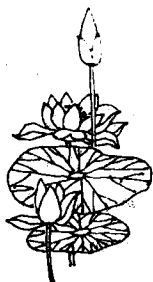
運用豐富而複雜的語言，提到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況——所謂的“復興運動”提出了關於發展國家落後經濟的政策——，使這部作品成爲一本非常葡國式的書，然而它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人是脆弱的生物，政治是一些人的職業，愛情是一種雙重感情，可以拯救那些失去它的人。

正是一個偉大的葡萄牙作家的這部偉大作品，王鎮瑛老師作出了勇敢的努力進行翻譯。如果說我不能對譯文發表意見，那麼我有權利說，她讀寫葡語的流利程度，以及她對於卡米洛世界的瞭解，使她有能力進行這些工作。

葡萄牙人曾懷抱全球航海的志向，穿越重重大洋，到達遙遠的東方土地，這個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如今，不再是航海家或傳教士從西方去東方；向陌生的讀者顯示陌生世界的任務被交給了作家。作爲一個深沉的國家的代言人和葡萄牙語的語言大師，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够像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那樣適合去另一文化和語言國土擔任葡萄牙大使。

若奧·比戈特·紹隆

作者的生平及主要作品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是葡萄牙文學史上的偉人，是浪漫主義時期葡萄牙文壇的代表人物，曾被譽為“（伊比利亞）半島第一小說家”。

卡米洛生於1825年，是葡萄牙北部一個貴族家庭的私生子，他的祖父曾任地方法官，死於謀殺。他的叔父被流放印度，長眠異鄉，卡米洛誕生時，家業已經敗落，再加上他兩歲喪母，10歲喪父，所以他的姑姑總是對他說：“必須成為不幸的人，以免與我們家族的命運產生矛盾。”這話在他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16歲時結婚，但是沒過幾年就拋棄了妻子與情人而出走，然後又一次反悔。他長期行踪不定、放蕩不羈，直到遇見了安

娜·普拉西多。當時安娜是個有夫之婦，盡管如此，她仍於1859年隨卡米洛私奔，結果被關進波爾圖的監獄，不久，卡米洛也自首入獄：在獄中，他只用了15天的時間，便寫出了其一生中最光輝的作品《被毀滅的愛情》（卡米洛聲稱小說的男主人公西莫奧是他叔父）。此書發表於1862年，被後人奉為葡萄牙文學的經典著作。卡米洛和安娜於1861年被釋放。在這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們住在安娜前夫留下的聖米格爾·德塞德莊園，卡米洛就是在那兒告別人世的。

正如卡米洛的姑姑所預言的，在卡米洛的一生中，貧困和不幸的陰影始終追隨着他。他有兩個兒子，一個是瘋子，另一個游手好閑。為了養家，他被迫像苦役犯那樣工作，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從不停筆。對這種境況他本人是這樣描寫的：“一陣陣疼痛穿過我的胸脯，我伏在桌上邊寫邊吐血，為的是掙到一家人的麵包。目光在失盲的痛苦中閃爍，而我，寫啊寫，不停地寫。”他一生僅靠寫作為生，作品涉及小說、詩歌、散文、論文、翻譯等。其中小說的成就最大。在40年的寫作生涯中（1850～1890），他寫了132本書，釋譯了14本書，為175本書作序，還為129家報刊撰稿。此外，他還寫了大量信件，據研究卡米洛的著名學者卡布拉爾先生統計，他的寫作總數達6萬頁左右。如果我們把這些面數除以他“勞役”期間的40年共14610天，便能得到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忘我地從事葡萄牙文學創作的卡米洛平均每天寫了4頁多紙，連一天也沒有休息。

自1890年起，卡米洛越來越感到失明的威脅，並從醫生那兒確知已經沒有治癒的希望。不堪貧困、災禍和疾病的折磨，又眼見自己無法繼續創作，他終於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65歲。

卡米洛雖然棄世而去，但他在文學上的建樹與世共存。他才華橫溢，憤世嫉俗，部部作品內容生動，人物形象豐滿，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來膾炙人口。除了《被毀滅的愛情》外，《祖咒》（1851）、《里斯本的秘密》（1854）、《幸福在哪裏》（1856）、《卡洛塔·安熱拉》（1858）、《監獄回憶錄》（1862）、《心、頭和胃》（1862）、《拯救的愛情》（1864）、《一個天使的墮落》（1866）、《米約省故事》（1875～1877）、《歐澤比烏·馬卡里奧》（1879）、《無賴》（1880）、《普拉金斯的巴西女》（1882）等作品分別代表和反映了他文學創作的各個不同時期，為讀者津津樂道。

卡米洛深受葡萄牙人民的愛戴。他歷盡人生苦澀，但他的愛情生活却充滿了傳奇色彩，所以，他的作品連同他的生活一起成為學者們競相研究的對象，以至在葡萄牙湧現出一支相當龐大的“卡學”隊伍。自1984年起，專業或業餘的“卡學家”們每年一度在卡米洛故鄉召開“卡米洛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1988年，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親臨研討會會場，參加閉幕儀式並講了話。1989年，研討會對《一個天使的墮落》這部作品進行了專題研究和討論。

譯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於里斯本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Maria! Não Me Mates Que Sou Tua Mãe!

Anátema

Mistérios de Lisboa

Cenas Contemporâneas I — A Filha do Arcediago

Livro Negro do Padre Dinis

Cenas Contemporâneas II — A Neta do Arcediago

Onde Está a Felicidade?

Um Homem de Brios

Duas Horas de Leitura

Lágrimas Abençoadas

Cenas da Foz

Carlota Ângela

Vingança

O Que Fazem Mulheres

Doze Casamentos Felizes

O Romance de um Homem Rico

As Três Irmãs

Amor de Perdição

Memórias do Cárcere

Coisas Espantosas

Coração, Cabeça e Estômago

Estrelas Funestas

Anos de Prosa